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五十四

父道

嘉言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有榖詒孫子于胥樂兮

春秋左氏傳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禮記幼子常視無誑○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

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長女子許嫁笄而字○知爲子然後可以爲人父○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凡生子擇於諸母與

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儀禮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

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

孟子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說苑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已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父母正。則子孫孝慈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

韓愈曰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程頤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雖以它言惑之。不能入也。○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張栻曰。為人父者當脩身以率其子弟。身脩則將有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胡宏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家頤曰。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教子有五。導其

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人家子弟惟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利（養

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

滋潤之

善行上

父

周。周公旦。伯禽父也。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

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

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

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陰見梓勅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列國。魯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又嘗謂鯉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

曾子有疾。謂曾元曾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

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漢。石奮以上大夫歸老于家。少子慶為內史。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其兄建肉袒。奮讓之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

家子孫為小吏来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

疏廣為太子太傅以年老致仕歸鄉里日以所賜金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

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令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驕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

恱服

歐陽地餘宣帝時為太子中庶子授太子經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稱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帝聞而嘉之賜錢百萬

鄭玄以書戒子益恩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家今頗多於昔勤力務

時無郵飢寒菲飲食薄衣服尚可今吾寡過
及病困又告之曰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
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
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善致
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三國蜀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
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
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
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

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晉陶潛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任總內外。既貴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

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後魏源賀爲太尉。疾篤。遺令勑諸子曰。吾頃以老病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直。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

無用也。

唐李襲譽高祖時擢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得廪祿散于宗親以餘資寫書罷揚州載書數車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屢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資仕進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房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

留意於此。是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王凝常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毋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

韋陟為吏部尚書。家法脩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之

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名

主之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在公卿間㝡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

子皆昏定於中門之內。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柳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

爾

五代劉玭為縣令其子贇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贇乎檐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贇益力學舉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為顯官世稱教子矣日燕山竇氏馮道贈之以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宋王旦為相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旦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其見焉

高瓊有子十四人皆教以讀書真宗嘗賜以經史瓊每戒諸子毋曲事勢要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楊億嘗訓子弟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

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大夫以為榮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哉

司馬池光父也光五六歲時弄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父適見之訶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光

以誠授學者曰自不妄語始

包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殁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凡十四字珙拯之子也

韓億教子嚴肅第二子綜自西京倅謁告省覲綜弟絳縝及從弟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坐

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綜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諸子股栗衆賓力觧方已

張昷之有女幼冣鍾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羮許更益魚肉

不許更進。時昷之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女嫁呂希哲，女之母乃其姑申國夫人姊也。一日来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公著教其子希哲，事事循蹈規矩。希哲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

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著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邵雍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

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胡瑗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内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嘗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范純仁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

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

胡安國。其子寅被召造朝。安國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惻怛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惡人小人。吾憐憫之。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焉設

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韡也

元董俊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為累也

龐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國朝王升升其子瑱為平涼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凡為官須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以謙敬為先進脩以學業為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盖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後瑱

坐事逮繫刑部獄。其書為搜獄者所得。以奏。
太祖皇帝覽之。嘉嘆良久。遣使賜丼白金百兩。
絹十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五倫書卷之五十四

五倫書卷之五十五

姿道

善行

母

列國魯敬姜者大夫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

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
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
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
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
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
先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少時。嬉戲為墓間
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

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既長就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大儒

魏芒慈母者孟陽氏之女芒卯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前妻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慼悲哀朝夕勤勞以救之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

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

齊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相。相召其母問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夫少子者人

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夫前妻之子也。夫疾且死。屬妾善養視之。妾受人之託。豈可忘之。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曰義母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之母也。稷子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之。對曰。誠受之於下。

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行不爲苟得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其母

王孫賈之母當齊閔王時淖齒作亂王出走賈失王之處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剌而殺之

楚孫叔敖母有賢德叔敖爲嬰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出遊見之母

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而埋之矣母曰女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爾嘿矣必興於楚其後叔敖果為楚令尹

趙馬服君趙奢之妻括之母也孝成王時秦攻趙王使括代廉頗為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

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後括果敗秦射殺之卒四十萬皆降母以諫得不坐

漢王陵母楚漢相爭時陵嘗聚黨數千人屬漢王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

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

陳嬰母素有賢名。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强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又欲立嬰爲王。其母謂嬰曰。自我爲女家婦。未嘗聞女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以兵屬項梁

雋不疑母有賢行。武帝時。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則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嚴嫗者河南太守嚴延年母也延年每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為屠伯母嘗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曰女幸備郡守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

愚民顧秉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我延年服罪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吾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果敗東海莫不稱母賢知

程母者程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辭後母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從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後為丞相封高陵侯既富貴而後母

尚在供養甚篤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爲太守尹興門下掾時楚王英謀反事連太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遠至京師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續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因食餉羮識母所自調和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曹世叔妻班彪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有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昭傷諸女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辱宗族作女誡七章曰卑弱曰夫婦曰敬愼曰婦行曰專心曰曲從曰和叔妹昭諸女各寫一通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范滂母有賢行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

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女為惡則惡不可為使女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穆姜姓李氏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

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趙苞母就養遼西。爲鮮卑所掠。苞舉衆出戰賊出母以示苞。母遙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劒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破賊。母卒遇害

姜氏母者撫夷將軍姜叙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叙時屯歷城。母亦在焉。叙姑子楊阜爲康從事。陰欲爲康報仇過歷候叙。言康被害及冀中之難。母聞之。謂叙曰。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汝

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進兵攻超超自出擊敘至歷無備執敘母母怒罵超超殺之事聞詔令襃揚

三國魏羊琇母辛氏有才鑒鍾會為鎮西將軍請琇為參軍母曰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

已後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吴孟仁之母遣仁從南陽李肅學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仁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晉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勿以吾老為慮也。仍貿其所服環珮為軍資。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峻平。拜武昌侯太夫人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

交勝己者賔至輒敖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殽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尋陽縣吏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吾憂矣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之。并以其書付焉。其後適韋氏生逞。夫卒。逞幼。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紡績

無廢。逞遂學成名立。仕秦主符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壼進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堅命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南梁王僧辯母魏氏性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以罪下獄夫人流淚徒行謝罪及僧辯免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佑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為明哲婦人也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

伯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入。崔氏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凊。其子侍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顔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隋鍾士雄母蔣氏。士雄初為陳伏波將軍。陳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質蔣氏於都下。及

隋平江南欲以恩義致之乃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汝前士雄遂止復為書諭子茂等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朝廷聞而嘉之封蔣氏為安樂縣君

鄭善果母崔氏性嚴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

曉治方善果以父死王事方數歲龆開封縣公年十四為魯郡太守每出聽事每輙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賜坐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即還堂泣不食善果歸伏床下乃謂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徇國吾望汝副其心汝不知禮訓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龆茅土至方伯安可妄加瞋怒墮於公政或內墜尒家風以亡官爵外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何面目見

汝先人地下。又恒紡績夜分乃寐。善果曰。兒秩俸幸足。何勤如是。母曰。此秩俸乃天子報尒先人之忠。當散贍族姻。何可獨擅其利。且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善果由此克己。號為清吏。

唐崔玄暐母盧氏嘗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盈衍。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

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官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乎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白名

柳仲郢母韓氏相國休曾孫家法嚴肅儉約教諸子常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令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

日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大將爲請不許皆泣謝迺罷由是一軍遂定

宋蘇易簡母薛氏賢而能教易簡叅知政事太宗召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帝顧左右曰真孟母也

寇準母太夫人性嚴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

飛鷹走犬犬夫人每不勝怒𥧂稱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爲荆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荆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墮地世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

之風焉

歐陽脩幼失父其母鄭氏親教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脩書字嘗謂曰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脩服之終身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韓賢母者韓肖冑之母也。肖冑琦之曾孫。紹興三年以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將適金其母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夫人

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忽聞言及人之長短。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而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

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張奎母宋氏嘗親教奎與其次子亢讀書客至輒於窻閒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饌或閑話諧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終身

元姚天福母最賢初天福拜監察御史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爲恤俾吾追蹤陵母死之

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世祖歎曰天福母子雖生令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薛闍毋姚里氏遼王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姚里氏入奏會世祖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及帝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等見帝于河西請以薛闍襲爵帝曰薛闍從朕征西域積功為拔都魯不可遣

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闍
者留哥前妻所出。當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
之。是私己而蔑天倫。竊以爲不可。帝嘆其賢
許以薛闍襲爵
拜住母怯烈氏有賢操。拜住爲太常禮院使。
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園閱羣戲
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
事耶。拜住深自克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強
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汝當日

益戒懼無酗于酒拜住之賢母之訓也

秦母柴氏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閏夫病且死囑柴氏以二子柴氏鞠之無異心閏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賊犯晉寧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

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并二子俱釋之時人皆以為難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伯叔

漢馬援在交阯還書戒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

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
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
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
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二子並喜譏議通輕俠
客故援切戒之

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許荆。許世叔父也。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世。荆時為會稽郡掾。從府休歸。因出門解劒長跪曰。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忍令死

者傷其滅絕。今顧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怨家扶赴荆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張範字公儀。漢末之亂。其子陵及其弟承之子戩。俱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前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曹操聞而嘉之。以範為議郎

晉庾袞。兄之孤女芳将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

苕為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令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以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郗鑒。值永嘉喪亂。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

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

鄧攸。為晉右僕射。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

無兒。弟子緦服攸喪三年

荀崧從弟𨗨音避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己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廢。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

南宋王僧虔爲武陵太守。携諸子姪以往。兄子湌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亡兄之胤。不宜

忽之若此子不救。使當回舟謝職

齊劉靈哲為齊郡太守前軍將軍兄子景煥為魏所獲。父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無容越當茅土。乃傾產贖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為遣使請之。魏人送以還襲懷珍封爵。朝廷義之

後魏房亮太和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廉稱。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已子而請以弟之子起為奉朝請。士論稱之

宋范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

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尒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茍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閒違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古人疾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

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蹈之唯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磵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歐陽脩與其姪通理書曰歐陽氏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

思報效如有差使盡心向前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

范鎮兄鎡卒于隴城無子鎮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遂携以歸名曰百常

元朱顯姪彥昉等幼孤自祖宗來分財異居已五十餘年至是顯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況彥昉孤弱如此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與姪同居

叔母

晉任氏皇甫謐之叔母也謐年二十不好學嘗得瓜果輒進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

氏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關乎

脩身篤學𤔡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謚乃感激就學勤力不怠遂博綜典籍百家

之言號玄晏先生

五倫書卷之五十五